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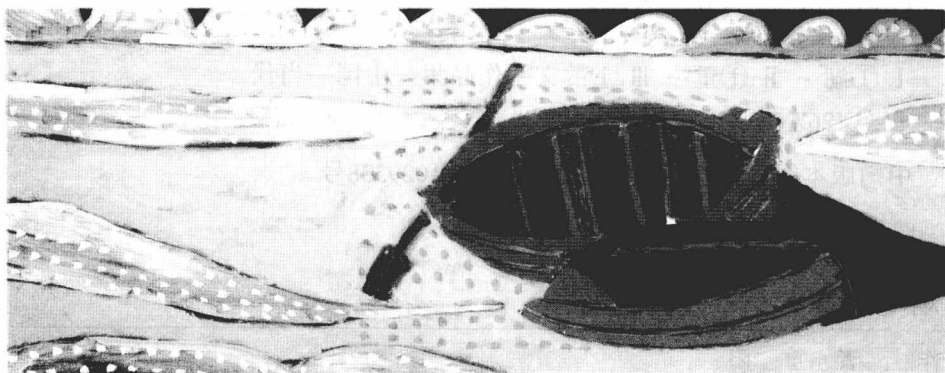
* 人与自然 * 流年枯荣 *



Hupan Jishi

湖畔纪事

重 阳 ○ 著



Hupan Jishi

湖畔纪事

重 阳 ○ 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畔纪事/重阳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07-5099-2

I. ①湖… II. ①重…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9338号

湖畔纪事

作 者 重 阳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潘 斌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朝晖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9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099-2
定 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仅以此书纪念
萧红诞辰一百周年

序：捕捞一网月光

红 孩

朋友相识有很多的方式。当下最热门的莫过于通过网络，只要电脑一打开，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朋友。当然，能称为朋友的要有条件加以限制。我的网络朋友条件是：虽然我们还没有相识，但我们的灵魂一定要相知。特别是对于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更重视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感觉。

到现在，我的博客已经开通两年，先后有七八万朋友到我这里来串门。由于我的博文大都与散文有关，故往来的博友散文同行居多。或许是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多年，并担任中国散文学会的一些组织工作，有相当多的散文作家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有联系。我既珍惜老朋友，也很看重主动登门的新朋友。尤其是当自己的新博文更新后，很快便有热情的朋友前来捧场。我敢说，在全国所有的散文博客中，像我这样被关注被追捧的十分罕见。我除了非常的感动，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尽可能的把对散文创作的心得尽快的向朋友们抛出，以期能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和借鉴。

在众多的博友中，女作家重阳是对我博文比较关注的一个。自2010年以来的所有博文，她都浏览并留下评论，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却足以温暖人心。相反，我对她的关心却很少。如果用忙来搪塞，似乎有点不厚道。就想，有机会帮她发些作品或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加以弥补吧。如此，便放松了许多。忽一日，重阳打来电话，问我双休日是否在家，她要从齐齐哈尔赶来，跟我商量她出散文集的事。最近几年，我给出版社主编了十几套散文丛书和年选，在业内有一定的品牌和反响，许多作者都纷纷打电话或直接到北京找我，希望我

能帮他们实现出书的愿望。还有的作者，把书稿往我这一放。不管我有多忙，不容商量的要求我必须给其作序。面对这样的直率与真诚，你能说出拒绝的话吗？

重阳的散文我过去读过几篇，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代表作《看江》。这是一篇叙事散文，有情有景有人物，语言也很生动，我偶然在一本书里看到，后来收入我主编的《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致大海》一书中。这本书规格很高，全书收集100位中外作家写江河湖海的作品，对于初学写作者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用我的比喻是，看到这本书，你就知道前人的门槛儿有多高。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就都一贯的好，所有的都好。我总以为，一个作家能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尤其是创作出经典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生活的积累、情感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外，还需要机遇的碰撞。就是说，你还要有一双发现生活中亮色的眼睛。

通过交谈，得知重阳创作时间已经很长，陆续出版过几本书，还加入了市、省、中国作家协会，这似乎在证明，重阳是一位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其实，我们不必被一个人出过多少书，加入什么组织所迷惑，在当下中国，拥有党校研究生、博士生学历的高官有的是，加入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的领导、老板也不在少数。我所欣赏的是看这个人，在自己的创作领域，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表达的文字规律、情感规律和思想规律。人一旦掌握了适合自己的规律，即使你不是什么高贵之人，你也能抵达胜利的彼岸。重阳热爱生活，把自己的目光随时都投入文学的土壤，几乎信手就可以拾起文学的秧苗，结出大大小小的果实。我以为这是一个写作者必须具备的，特别是一个勤劳的耕耘者必须具备的。然而，创作不能光是勤奋，还要会表达，会描写，会抒情，那样才会使得收获的果实更加赢满、圆润、剔透、灵光。

我很喜欢作者对亲情、乡情和市井的描写。譬如在《母亲的爱》中，她写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为什么想起母亲，常会想起她挂起的彩珠帘？看来留在记忆深处的东西，不需要理由，也不会是人们惯性思维中的实用，或者是重大。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温馨的小事情，赢得了感情的欢悦。在现代的宽敞的楼房里，人们用的隔断装饰，比起粗糙的彩珠帘来，要精美得多，上面印染或绣着花鸟鱼虫山水图案，也不是糖果纸能比的，但是它们只代表了一种华贵，一种静止的装饰。而母亲的彩珠帘是有呼吸的，母亲从原料到制成所付出的劳动，有一种深长的感情在里面。它是贫困日子里的一个灿烂的微笑，一个明媚的幻象，它活泛泛的流动着，有些朦胧，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使人想

到，无论怎样窘迫的境地，不要放弃，去努力才会有所改变，才会使朦胧的东西清晰起来。母亲很普通的创意里，引起了一颗童心有关生活的想象。那种想象就叫温暖和睦的家吧。后来有一次读德莱塞的书，其中的两句话让我不禁想起母亲和母亲的彩珠帘，这两句话是：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种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有东西更适宜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再譬如，在《窗外的小街》中，作者写道：萧条了一阵子的小街，在一个春天的故事里苏醒过来。街两边临道的位置，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房子的地方，叮叮当当地装修门脸；没有房子的空地，盖起简易门市。两天就竖起一座，几天就排成一溜。接着这些刷新的门脸，挂起大大小小的招牌，做起五花八门的生意。食杂店、烧烤店、故衣店、美发美容店、服装店、日用百货店、中药西药店、大饭店小饭馆，呼拉一下子塞满了小街。让人不由感觉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火爆。有几家店开张不久就停了，停了不久又开了，频繁的换着老板。我在窗口就看他们摘牌换牌。所以小街总是沉浸在新开业的兴奋中。很多的贺喜人，就站在当街。贺客有送花篮的有送牌匾的。那匾上的字大都差不多，“开业逢盛世，财源滚滚来”或“恭喜发财”等等。字的背景有大帆船，扬帆远航的样子；也有鲲鹏展翅鸟，鹏程万里的意思。气魄都挺大。门前吊车叨起两挂长鞭。从清晨一直要等到十点五十八分，这才举行典礼。空中一阵响，地上一片红，在店门前铺展二、三天，才被收拾掉。过不久，这阵势又重新演练。开始，附近的居民出来看新鲜，时间一长，也就没人理会了。随着这些店铺的起起落落，一些流动摊床也在道边支起来。比如水果啦、蔬菜啦、日杂用品啦等等。从小街东边的十字街头，一顺水的朝西排开来。小街不再显得空旷，变得饱满而富有生气。这些门市和摊床，有一部分是属于工厂区里的人们的。他们从上班族的自行车潮汐里退出之后，在商海里找到了一席之地。我没有去问楼上的女人，她是否也有了自家的铺子，不过，我确信她已经习惯了新的活法。这从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一种从容和自信代替了曾有的羞涩和忧愁。入夜楼上常常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她的二小子也结婚了，而且给她添了个小孙女，女人的脸上便常常挂着开心满足的笑容。

面对上面的描写，我想，对于那些整天沉酒于故纸堆里的写作者是不是该有所觉醒呢？当下，有相当多的写作者热衷于别人效仿文化思考类题材散文的写作，结果失去了生活的新鲜，到头来写的什么也不是。为此，我多次说过，作家要种自己的地，不要种文史专家的地！特别是对广大的基层写作者，一定

要扑向脚下的大地，那里有鲜花，有玉米，有黄金。有掌声！

重阳本是山东人，长在东北，这两片热土无疑为丰富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富足的宝藏。从聊天中得知，重阳过去曾写过许多研究萧红的文章。巧的很，我也是萧红迷，而且到过呼兰河边的萧红故居，写过话剧《生死场》的评论，而且用《萧红传》还曾救过一位自杀女青年的命。再有一点，我跟萧军一家有着长时间的交往。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缘分，使我读起重阳的作品凭添了很多亲切感。这本散文集，重阳开始起的书名叫《看江》，后来又改成《湖畔纪事》，我听后觉得有些勉强，但一时又想不到更好韵名字。在湖畔生活，自然充满水性。不论是人还是物，有了水就容易鲜活。同时，还会荡起许多浪漫的情思。我想，即使在湖畔捕不到足斤足两的鲜鱼，如果能每天在夜半更深捕一网月光也是人生莫大的收获啊。想到此，我感到有一种难表的快乐涌上心田。不知重阳以为如何？姑且为序吧。

2011年春节前于北京西坝河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秘书长、中国文化报文艺部主任、散文批评家。）

目 录

序：捕捞一网月光	红 孩(1)
----------------	--------

第一辑 看江

我的大白菜完好无缺	(1)
紫星星	(4)
小胡同里闲拉呱儿	(6)
奶 羊	(9)
冬 天	(13)
闲话端午	(17)
顶上园	(19)
松针美食	(21)
窗外的小街	(24)
阳光味儿	(29)
我的父亲	(32)
母亲的爱	(38)
看 江	(44)

第二辑 天籁

像水一样流动	(48)
--------------	------

红色妖姬	(52)
雨的复活	(56)
光	(57)
早 市	(58)
湖畔纪事	(60)
林中客人	(62)
欢乐时光	(63)
岛上的小翠	(68)
白天的月亮	(72)
崴子有感	(76)
秋 韵	(79)
库木勒	(82)
小音乐家们	(87)
瓦砾下的玫瑰	(90)
写 字	(92)
梅 心	(96)
清明雪	(98)
清明花	(99)
大地的爱	(100)
塔希提的爱	(103)
木偶人	(106)

第三辑 夏季

一条铁路线	(109)
凤凰山礼赞	(114)
黄山观日出	(120)
一颗星	(122)
屯 溪	(124)
秀水寻夏	(126)
三江水之涓	(129)

丽江二日	(133)
乌 镇	(136)
翠微间	(139)
沿着小路走过去	(142)
古城话语	(145)
七月的草原	(147)

第四辑 挽歌

蓝天碧水	(151)
挽 歌	(153)
试论《王阿嫂的死》	(163)
萧红创作散论	(168)
一个童话世界的破灭	(179)
雪中小记	(186)
诗人的村庄	(188)
情至深处	(192)
记忆之果	(197)

第五辑 鸿影

飞翔与生命同在	(201)
丁香花开了	(207)
达子香	(209)
小红花	(214)
历史的音箱	(217)
丹顶鹤的褒奖	(220)
石柱花	(224)
夏季的玫瑰	(227)

第六辑 月光曲

认识遥远	(235)
说真格的	(243)
云 顶	(246)
阿 莉	(248)
花 神	(251)
海参崴片断	(254)
小黄瓜	(258)
月光曲	(263)

第七辑 故里乡音

鱼山唱晚	(266)
叔叔的故事	(273)
记忆片断	(278)
我为什么坐在这里	(285)
遗落的歌	(293)
后 记	(295)

我的大白菜完好无缺

一个上午，连听四节文学讲座，没有讲义课本，只是不停地记笔记，真是有些疲惫了。这是补课的年代，补十年动乱荒废的教育，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将年龄退回十年，重新开始。而毕竟是有家有业的人了，说不吃劲是假的，可是我相信，抱怨命运不济不如坦然的接受，并试着去征服它，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真正让我铭记在心的是我的大白菜。我一直清晰地记着有一天中午我去买大白菜的感受，这件事留在我心里，有一阵子，每到中午它就会跳到眼前，沿着街巷跑。我骑着自行车，顶着风，软弱无力。梦里的大白菜，总是在地上滚，弄得我心惊肉跳。

午休两小时，对于有家庭要照顾的人来说，不免紧张。因为我一下子想到家里三个人的晚餐还没有着落，本应先去做点吃的，现在只得忍饥先去市场买菜。

赶到解放门菜市场，看到有活蹦乱跳的鲫鱼，有半尺长大小，才要一块钱一斤，手不由得伸进衣兜里，捏住仅有的两块钱，想美美地吃一顿，捏得手心出汗了，眼看着别人一拨拨地提着鱼，咬咬牙还是离开了。这两块钱要维持三口人六天的副食，我不得不精打细算。我一边走一边想，若是遇到一本好书呢？我想决不会迟疑，瞧，我是不是很愚蠢！

我在菜市场，一条菜床接着一条菜床走过去，可供兜里揣着两元钱的主妇所选择的菜太少了。终于我在一条菜床前看到了一堆大白菜。这准是储存得很好，又新鲜又便宜的窖白菜，因为我看到磅秤旁站着长长的一溜人等候着买菜。我凑上前一问，果然才五分一斤。我站到了排尾。前面的人在议论长工资的事儿，很忧郁的样子。就给一个长工资的指标，有八十个人瞪着。正说着，听到排头过磅秤的地方吵起来了，吵得凶巴巴的，因为菜分得不公平，菜棵小了，菜棵大了，菜棵鲜了，菜棵烂了，人们认真地争辩着，斤斤两两地计较

着，这就误了许多时间。我的胃开始抽搐，一阵紧一阵的疼。而眼睁睁地看着旁边卖大果子的卖麻花的吆喝，还有卖糯米糕的，我最爱吃的糯米糕，简直是折磨，我的手不停地在兜里摸索，摸到一两粮票，又捏住了那两块钱，不行，我的理智在说，要维持三口人六天的吃菜呀，还是忍一会儿，回家去喝那碗苞米粥吧。我将视线收回在白菜堆上，胃饿过头竟平静下来。那白菜堆是越来越小啦。卖菜的女营业员摆着优雅的姿势，一点一点地移动着白菜棵，移到磅秤上，仿佛这是一件很抒情的事情。她在谱写一首抒情曲，仔细地揣摸着节拍。谢天谢地，轮到我了，我一张口就要了十棵，并不能经常遇到这样便宜的好白菜的。可是我匆忙间竟没带装菜的家什，为保证不丢掉一片菜叶，我取下包头的丝巾包好了白菜，然后放到后车座上。我的手软绵绵的，周身的力气，因为半个多小时的排队用尽了。此时已是午后一点，还没吃饭不说，还有半小时就到上班时间了。我想快把菜送回家，脚却变得沉重起来，动作亦迟钝了。我骑着脚踏车，车子除了铃不响以外，到处哗啦啦地乱响。夹在穿梭的人群中，有种异样的孤独。太阳热烘烘的烤，风沙打着旋儿扑到脸上头上，脖子下意识地扭动，好像能躲过风沙。心想头发肯定是又脏又乱了。而包裹头发遮蔽沙尘的丝巾，却另派了用场，去包裹价廉而珍贵的大白菜。这就是物有所值。

一对情侣从百货商场出来，手里大包小包地从我车前穿过。他们时尚的长外衣飘荡着险些刮着我的车把。可是他们的胃里呢？苞米面还是白菜汤？天哪，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人的胃来了？白菜包摔地上了！有人在身后大声喊。我急忙刹住车。谁想到这白菜包接二连三地摔下去，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捡起来安放到后车座上。心中酿起一股无名的烦恼和忧郁，使我厌恶周围的喧嚣，尤其是刺耳的笑声，他们为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这一切似乎都与我隔膜着。我为什么要空着肚子买菜？为什么要挤在人流中受罪？为什么要听路人大呼小叫？甚至那路边花丛中盛开的红杏花，为什么向人炫耀它的娇美与闲适？

白菜包掉下去了！又是大嚷大叫。我猛刹住车，回过头去，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白菜包滚落到路中间，一辆客车疾驰而过，险些碾碎它，我忙扑过去，双手飞快地抓起白菜包，心咚咚地要蹦出胸口。丝巾撕裂了一个口子，沾满了泥土，又脏又破，像块垃圾。还好，谢天谢地，我的大白菜完好无缺，三口人吃一个星期有余的大白菜完好无缺。我紧紧地抱住白菜包，差点流出泪来。烦恼和忧郁一下子无影无踪，只是想着我的大白菜完好无缺。“走哪时说哪时的话。”不知从哪个过路人嘴里甩出一句话，也不知甩给谁听。我拾着听了，便有些释然。无论是怎样的心情，都要面对现实，为什么不笑一笑呢，为我的大

白菜完好无缺笑一笑，为相信这是一个暂时的过程笑一笑，为相信明天一切会改变得好一点儿笑一笑，这样路程会变得轻快了。我驮着大白菜，我的肚子唱着歌，我的脑子里是一个幻想的世界。

1986 年春

紫 星 星

一日朋友们相聚，闲谈中，由如何侍弄盆景，说到了赏花。在他们列举出的扶桑、迎春、仙客、含笑等等大串的自爱花名后，我随口接了句“土豆花”，惹得全体哄笑。有位朋友抹着笑出的眼泪说：“冒傻气。”良久，自个儿咂咂舌，也觉得好不俗气。那紫不溜丢的小土豆花，实在难登大雅之堂。我是喜欢它吗？是的，那一片片的土豆花，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常常化作紫星星在我的梦中闪烁。

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田野中度过的。最早学会的食物名词就是土豆。因为一年四季中我们的饭碗里总离不开土豆。粮食紧缺时，土豆就替代了粮食。特别是人口多生活又不大富裕的人家，土豆真是果腹的宝贝。秋收后的土豆储藏十几米深的菜窖里，能够接续到新土豆下来。记得第一次到田野上去，父亲指给我看的便是土豆花。这是农家的名花，因为它在泥土里结的果是生命果。好像是在我九岁那年春天，父亲说：“好了，今年琴可以随我种地了。”也许是六七岁吧？我会走时，就随父亲或母亲，去田间玩耍了。随父亲种地时我是太小了，站在垄台上面总是怕掉下来，看什么都是巨大的。总之有一天我像个男孩子一样，很神气地跟着父亲种田了。

我看着父亲从菜窖里取出土豆种。用刀把土豆种子削成三份或四份，每一份上都保留着一个或两个乳芽，这就叫“土豆栽子”了。一个晚上，父亲就把所有的土豆种子削成土豆栽子了。

第二天凌晨，东方刚刚发白，父亲就把我从热乎乎的梦里摇醒，一路磕磕绊绊地来到田野，睡眠朦胧地站在新犁开的田垄上，脚边放着一大筐土豆栽子。父亲给我讲解一遍播种要领，并拿起两颗栽子给我做示范。然后他挥起镢头，在松软湿润的垄台上，走一步刨一个坑，我要做的是跟在后面，把栽子丢进坑里，再用左脚搂土填坑，顺势一踏，接着往下来。装土豆栽子的篮子太大

了，我提不动，就用衣襟兜着，同在舞台上走台步差不多。朋友们开玩笑，说：“诗经中，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现在有感觉了吧？”我想就是这种劳动的感觉。这是回味中的真实感觉。而那时，我是太小了，播种着，忍不住地打瞌睡了。父亲看我落在后面了，就喊：“快着，快着，回去吃早饭喽！”我随着这喊声振作起精神，加快了脚步。不久，我又落后了，眼皮不住地打架。

从此，每逢春天，我就同父亲下地种菜。而我缺觉的感觉便一个春天接着一个春天，以致变成一种渴望。“要是能睡个早觉该多好哇。”我一面把土豆栽子机械地扔进坑里，一面朦朦胧胧地渴望着。如果那时有人问我什么是幸福，我会脱口而出：“睡个早觉。”不过，到了秋天，当我看到翻开的泥浪里，堆满圆溜溜的土豆，同一座座小金字塔似的，我的心情是何等的骄傲和喜悦啊。这些我自己动手播种的圆溜溜的土豆，会帮助我们度过漫长的冬天，和青黄不接的日子，它既是菜又是粮食。母亲会用它做出各种可口的饭菜，比如土豆饼，土豆泥，爆炒尖椒土豆丝，清炖土豆块……换着花样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孩子们狼吞虎咽的，仿佛永远也吃不够。孩子们都在长身体啊。

紫微微的土豆花，香喷喷的土豆，我播种了它，它养育了我。

虽然我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闭着眼睛丢土豆栽子的情景依稀昨日。有时想想，却是庆幸那时的困倦，使我在不用再起大早去种土豆的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对数不清的缠绕我的困倦，坦然自若，最多对自己说一句：“想得远一点，困倦真需要忍一忍呢！”

七月的郊外，怕是开遍了紫微微的土豆花吧？在轻风中摆动着，宛如无尽的眨着眼的紫星星。那么生动、严肃、认真地闪烁着。

想到七月田野中的紫星星，我对朋友说：“走吧，不要在狭小的四壁中坐而论道，走到天空下，哪怕看看大地上的土豆花也好哇。”

于是我们结伴走向了七月的田野。

1985 年秋